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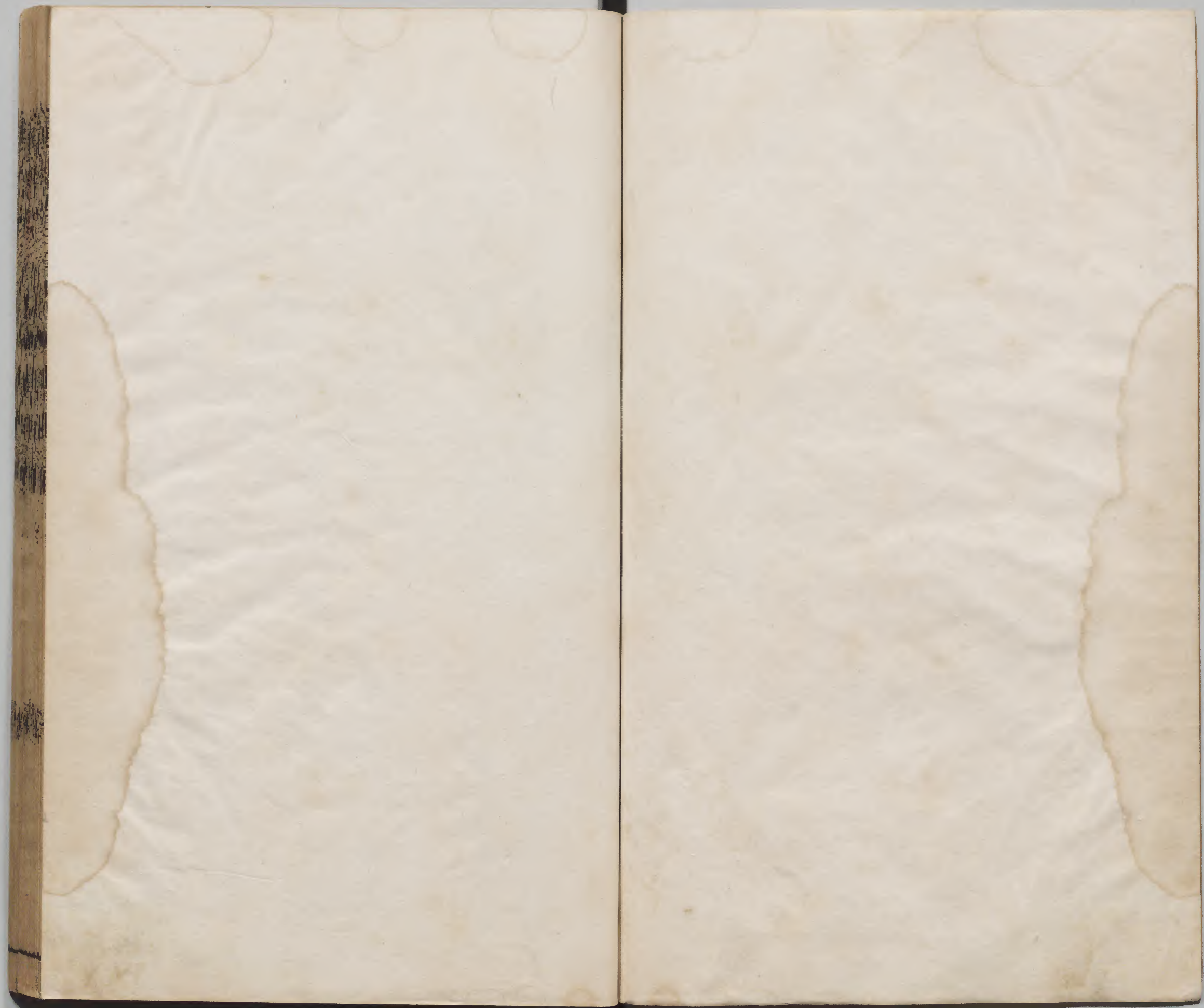
唐紀

自二百十四  
至二百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02)	
函號	列 7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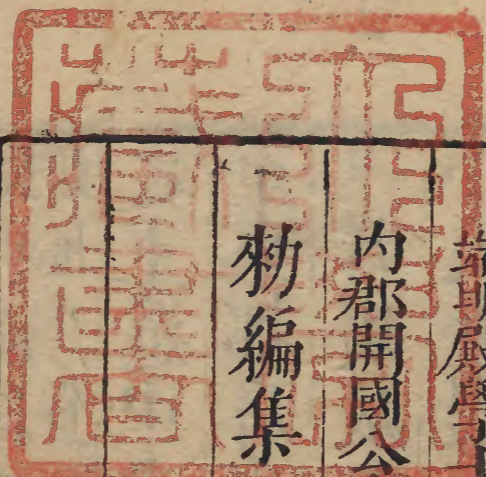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高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唐紀三十 起闕逢闕茂盡重  
光大荒落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中

開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上發西京己丑至東都

張九齡自韶州入見 見賢遍翻 考異曰唐紀二年  
六月戊子至東都已丑張九齡

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 唐紀三十一 玄宗

至自韶州求終喪不許 二月壬寅秦州地震壞

公私屋殆盡吏民靡歿者四千餘人命左丞相蕭嵩

賑恤壞音怪賑 津悉翻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

堯時為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恒山時屬 定州恒陽

縣界誑居泥 翻恒戶登翻則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

之上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迎之相息亮翻 璽斯氏翻庚寅

至東都肩輿入宮恩禮甚厚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

三月庚辰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

小人弃農逐利而濫惡更甚自武后以來民間 多惡錢官不能禁秘書

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

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沔彌充翻折之 舌翻易以鼓翻且夫錢

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

右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唐十六衛府皆可錄事參 軍正八品下掌受諸曹及

五府之外府事句稽抄 日印給紙筆監古衙翻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

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

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

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五 年濞匹備翻埒力輟翻

上乃止秩子玄之子也劉子玄即知幾避 帝嫌名以字行夏四月

壬辰以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兼關內道採訪處置

使增領涇原等十二州處昌 呂翻吏部侍郎李林甫柔

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唐紀三十一 玄宗 二

錢法

佞多狡黠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

之同相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稱尺時武惠妃

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為比太子浸疎薄

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

之陰為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考異曰舊傳云初

思女詭譎有材略與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

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

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久之以右丞

韓休對玄宗然之乃令草詔力士遽漏於武氏乃令

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林甫

堪為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玄宗眷遇益

深按光庭妻一寡婦耳豈敢遽引所私代其夫為相

韓休正直雖得林甫先報必不至薦之為相今不取

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林甫

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為李林甫得權太子

天寶已後關官奈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

告林甫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

寵日上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帥讀

甚芟所謂曰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

知稼穡艱難耳又徧以賜侍臣曰比遣人視田中稼

多不得實故自種以觀之種藝之事天有雨暘之不

力又有至不至故所收有厚薄之異也若人君不奪

農時人得盡其力則地無遺利矣豈必待自種而觀

其嘗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丹使

吏翻下同契欺訖翻又音契考異曰實錄守珪大

破林胡按會要契丹事二十三年守珪大破之蓋實

錄以契丹即戰國遣使獻捷薛王業疾病上憂之

時林胡地故云然

通鑑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三十一 玄宗

置場倉

鑿車路

容髮為變為子七月巳巳薨贈謚惠宣太子 上以

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考異曰舊紀云充江

於河口置輸場八月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倉准以南回造使今從舊

西置柏崖倉高宗咸亨二年於洛州河陽縣柏崖

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

之險參考新舊志乃是鑿山開先是舟運江淮之米

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

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

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

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按舊制東都含嘉倉

積江淮之米載以大

輿運而西至于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此耀卿

所省之大數也十錢誤當從千錢為是先悉薦翻僦

即就翻陝失再翻更工衡翻考異曰舊志云四十

萬貫今從耀卿傳舊志又云明年耀卿拜侍中蕭只

代焉按耀卿二十一年建此議今年為侍中始置河

陰倉後三年方見成效則非作侍中時解此職也

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說式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

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糴徒張果

固請歸恒山制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

賜而遣之後卒好異者奏以為尸解解佳買翻仙家

蟬蛻蟬飛而蛻在也上由是頗信神仙明皇改集仙

卒子恤翻好呼到翻其初心不信神仙也至是則頗信矣又至晚年

則深信矣史言正心為難漸入於邪而不自覺 冬

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考異曰舊守珪傳屈烈作屈刺契

丹傳來年正月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趙含章薛楚

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因迫遣使

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

上下殊無降意降戶江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

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近其牙官李過折考

舊契丹傳作遇折今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叶

悔說過折使圖之說式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

干盡誅其黨帥餘眾來降帥讀守珪出師紫蒙川據

書載記秦漢之間東胡邑于紫蒙之野唐書地理志

平州有紫蒙白狼昌黎等成蓋平州之北境契丹之

南界也大開以鎮撫之梟屈烈可突干首于天津之南

梟堅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厥九勿

堯翻未死討誅梅錄啜及其族黨既卒翻伽求

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卒子恤翻舊史

報也考異曰舊傳伊然立詔宗正卿李詮弔祭冊

立伊然為立碑廟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為登利

可汗按張九齡集敕登利可汗書云今又遣從叔金

吾大將軍佺弔祭又云建碑立廟貽範紀功然則告

喪時登利已立矣庚戌來告喪 禁京城旬者置病

坊以廩之時病坊分置於諸寺以悲田

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

制以過折為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考異曰實

錄云同幽州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三十一 玄宗

節度副大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按過折雖有功唐未必肯使為幽州節度使今從舊傳

乙亥上耕籍田九推乃止杜佑曰是年親耕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

庶人終畝帝欲重耕籍遂進耕五十餘步盡龍乃止推吐雷翻公卿以下皆終畝赦

天下都城酺三日都城謂東都上御五鳳樓酺宴觀

者誼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過隘烏懈翻

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唐赤縣丞從七品理

治也唐諱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

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于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

相戒無敢犯者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

音樂集于樓下各較勝負帥讀日率懷州刺史以車載樂

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詩大

東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注云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疏云兩較之間謂之箱甫田云乃求萬斯箱書

傳云長幾充箱是車內物之處丘魯山令元德秀

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焉魯山古魯縣夏孔甲時秦龍氏劉累所遷之地

漢為魯陽縣屬南陽郡後魏置魯陽郡隋復為魯縣屬汝州唐為魯山縣以縣有魯山故名于焉者德秀

所為歌也為韋委翻考異曰明皇雜錄作上曰懷

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散官無職事德

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上美張守珪之

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

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

元德秀



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傳記孔子之言且

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即以爲宰相。若盡滅奚厥。奚厥謂奚

與奚厥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二月守珪詣東都

獻捷拜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

甚厚。賚來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事見上卷

十九更名萬頃。更工審素二子瑄瑒皆幼。瑄戶音翻

音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讐。伺相三月丁卯手

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

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爲有司所得。汜音議者

多言二子父歿非罪穉年孝烈能復父讐宜加矜宥

釋直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如此壞

國法。壞音上亦以爲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

歿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

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

讐何有限極咎繇作士。咎與臯同古勞翻法在必行

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

爲作哀誄於衢路。爲于偽翻市人斂錢葬之於北

邙恐萬頃家發之仍爲疑冢數處。多作冢以疑之使

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中宗時太平公主至

五千戶率以七丁爲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戶皇女

六理  
瑒秀

復仇

漢有董孝  
子得不死  
拜諫郎遇  
不同也

通鑑卷之四十四 唐紀三十五 中宗 七

又半之皆以三丁為限駙馬皆除三品員外官而不任以職事公主邑入至少至不能具車服少詩左右

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邪且欲使之知儉

嗇耳秋七月咸宜公主將下嫁咸宜公主下嫁楊泗始加實封至千戶公主武惠妃之女也于是諸公主皆加至千

戶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奇寄 閏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考異曰舊紀作十一月壬申朔按長曆十一月

從實錄唐曆 十二月乙亥册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為帝納妃於後宮以亂國張本 考異曰實錄載冊文云玄璈長女按陳鴻長

恨歌傳云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舊貴妃傳云玄琰女早孤養於叔父玄璈又云或奏玄琰女容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太真新傳云始為壽王妃云云遂召內禁中即為自出妃意者勾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舊史蓋諱之耳玄琰汪之曾

孫也楊汪見一百八十三卷是歲契丹王過折為

其臣涅禮所殺涅奴結翻考異曰舊傳過折為可突干餘黨泥裏所殺不云朝廷如何處置泥裏今據張九齡集有此陽契丹都督涅禮敕又有賜張守珪敕云涅禮自擅難以義責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并其諸子一子刺乾奔

知無它也蓋泥裏即涅禮也安東得免刺盧達翻乾音干開元二年涅禮上言過折

用刑殘虐眾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因以涅禮為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



長知兩翻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輒

殺之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為王後人亦爾常

不自保護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突

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擊破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庚寅敕天下逃戶聽盡今年內自

首有舊產者令還本貫無者別俟進止踰限不首首式

又翻當命專使搜求散配諸軍使疏北庭都護蓋嘉

運擊突騎施大破之蓋古蓋二月甲寅宴新除縣

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朝直遙

兩翻庚午更皇子名更工衡翻考異曰舊紀唐曆

王皆改名今從實錄鴻曰瑛潭曰琮浚曰璵洽曰琰洧曰瑤滉

曰琬浥曰琚濰曰璲璲音灑曰璪璪公澤曰璘清曰

瑁瑁音洄曰玠玠方沐曰琦溢曰環沔曰理泚曰玼

濯曰珪澄曰琪漣曰璵璵他從曰璿璿從滔曰璪璪居

影翻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陵

侮負外李昂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眾三月壬

辰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貢舉人張守珪使平盧

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擊使疏

堅堯翻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復四月辛亥守珪

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敗蒲瀉翻大夫不欲滅奚

呼火故翻

重縣令

重縣令

道監卷三十一

玄宗

宰相之言

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

師張九齡批曰晉穰苴誅莊賈史記齊景公使司馬穰苴為將穰苴曰願

得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賈素驕貴穰苴

與之約日中會于軍門夕時乃至穰苴以賈後期斬

之以令三軍批匪迷翻孫武斬宮嬪孫武以兵法見

判也今人謂之批判吳王闔廬吳王

日可以勒兵小試於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

百八十人分為二隊以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

持戟約束既布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

子曰約束不行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

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斬左右隊長以徇用其次

為隊長而復鼓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繩墨規矩

於是吳王知孫子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宐免死上

能用兵以為將將即亮翻九齡固爭曰祿

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亮翻

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

殺必為後患喪息浪翻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

枉害忠良晉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

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

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竟赦之考異曰玄宗

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實錄四月辛

亥張守珪奏祿山統戎失律挫敗軍威請依軍法

斬許之祿山臨刑抗聲言曰爾蕃未和恐殺壯士豈

為大夫謀也守珪以祿山嘗捷於擒生聞其言遂捨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喜記三 玄宗

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佛教矜禍階也祿山  
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守珪斬之不從果  
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舊張九齡傳  
云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劾執送京師  
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  
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宐免少上特捨  
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  
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  
忠良遂放歸蕃新傳語裴光庭事如事迹而無失利請斬  
事如舊傳舊祿山傳盜羊事如事迹而無失利請斬  
事新傳亦然舊傳仍云二十年守珪為幽州節度使  
祿山盜羊事覺按裴光庭二十一年卒是年冬九齡  
乃為相云與光庭語誤也孫樵云曲江守珪斬之  
尤為失實實錄二十一年守珪猶在隴右與吐蕃立  
分界碑未至幽州舊傳云二十年為節度亦誤也按  
祿山若始為互市牙郎守珪安能知其終亂天下釋  
而不殺孫樵豈得以叛罪加之邪若如舊九齡傳守  
珪執送京師玄宗自赦之則守珪何罪而時人咎之  
也若謂盜羊喪師兩次當歿則祿山豈祇用辭而得  
免兩歿邪若如玄宗實錄守珪奏請行法得報聽誅

感其一言輒舍之則守珪必不敢輕易反覆如此且  
九齡何從而得見其面而云面有逆相邪若云守珪  
未嘗奏請行瀆則張九齡集有賜守珪敕云祿山等  
輕我兵威曾不審料致令損失宐其就誅卿既行之  
軍瀆合爾又賜平盧將士敕云安祿山之誅緣輕敵  
太過勿因此畏懦致失後圖是當時曾許之行誅矣  
若云守珪自捨之非玄宗意則又賜守珪敕云祿山  
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益挫我軍威論其輕敵  
合加重罪然初聞勇鬪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令  
從權故不以一敗弃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責  
又無所懲宐且停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  
任隨事處之今以諸書參考蓋祿山失律守珪奏請  
行瀆故前敕云卿既行之軍瀆合爾又云祿山之誅  
緣輕敵太過似謂守珪已誅之矣既而守珪感其言  
愴其驍勇欲殺則不忍欲捨則已先奏聞且恐不能  
厭服將士之心或者報未到故執送京師使上自裁  
之冀上見其材力而赦之亦猶陳平執樊噲衛青囚  
蘇建耳上因是欲赦之而九齡執奏云守珪軍令若  
行祿山不宐免歿是并劾守珪不斷於闔外乃更執  
以諉上之辭也九齡因此見之而云面有逆相上終  
通鑑卷三百七十四 唐紀三十三 玄宗

欲赦之故九齡不得已草赦云卿更審量本狀隨事處之守珪得此赦即捨之以聞如此則與玄宗實錄相應而於人情差似相近

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鞞山其母巫也新書曰祿山本姓康其母居突厥中禱于軋鞞山虜所謂戰鬪神者而生祿山故以為字

從母冒姓安氏阿父歿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烏葛翻鞞呂角翻

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

名祿山又有史宰干者宰蘇骨翻與祿山同里開先後一

日生考異曰舊傳云思明除日生祿山元日生按祿山事迹天寶十載正月二十日上及貴妃為

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郎以驍勇聞牙郎

張守珪以祿山為捉生將祿驅儉也南北物價定於其口而後相與貿易

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猾善揣人

情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揣初委翻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宰干嘗負官

債亡入奚中為奚遊奕所得欲殺之宰干給曰我唐

之和親使也給湯亥翻使疏吏翻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奕信

之送詣牙帳宰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

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館古玩翻使百人隨宰干入朝宰

干謂奚王曰王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

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瑣高者蓋奚中酋豪之號非人名也前已有李詩瑣高將即亮翻朝直遙翻

奚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

人隨宰干入朝宰干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

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

通鑑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一 玄宗

空謹為之備先事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

阮殺其從兵執瑣高送幽州使疏吏翻先悉張守珪

以宰干為有功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

語悅之賜名思明安史事始此故連州司馬武攸望之

子温春坐交通權貴杖歿帝平韋氏武攸望乙丑朔

方河東節度使信安王禕貶衢州刺史廣武王承宏

貶房州別駕涇州刺史薛自勸貶澧州別駕皆坐與

温春交遊故也承宏守禮之子也幽王守禮章懷太子賢之子辛

未蒲州刺史王琚貶通州刺史坐與禕交書也 五

月醴泉妖人劉志誠作亂驅掠路人將趣咸陽妖於喬翻

喻翻村民走告縣官焚橋斷路以拒之斷音短其眾遂

潰數日悉擒斬之 六月初分月給百官俸錢 初

上因籍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薦及服紀未

通者太常卿韋縉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縉土刀翻坐徂

臥翻兵部侍郎張均臧方郎中韋述議曰聖人知孝子

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人之嗜好本無

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屈

到嗜芟屈建不以薦以為不以私欲干國之典國語楚屈

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

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

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

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後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

張均 韋述 議禮

縣官何不書名

殺之以寸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三十一 玄宗

遂不用芟奇寄翻菱一名芟說文曰楚謂之芟秦謂  
之蘼芴今俗但言菱芟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芟兩角  
曰菱好呼到今欲取其旨肥濃皆充祭用苟踰舊制  
翻去羌呂翻

其何限焉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書成王命君陳之言若以

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向何必泥古則簠簋可

去而盤盂盃棗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箏笛當

在奏矣舜樂曰韶湯樂曰濩箜篌漢武帝使樂人侯

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舊唐書曰箜篌胡樂也漢靈

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二絃豎抱于懷用兩手齊奏

俗名擘箏箏鳳首箏箏有項加軫七絃鄭善子作開

元中進形如阮咸其下缺小而身大旁有小缺取其

身便也一日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以其亡國之聲

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風俗通云漢武帝時丘仲

作笛按周禮笙師掌教篪遂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

融所賦橫笛空洞無底剡其二孔五孔一出其背正

似今之尺八李善為之注七孔今一尺四寸此乃今

之橫笛耳大常鼓吹部中所謂橫吹非融所賦者融

賦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

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

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遂乃今時所吹五孔遂以

融約所記論之則古遂不應有五孔子春之說亦未

為然今三禮圖書遂亦橫設而有五孔不

知出何典據遂與笛同簠音甫簠居有翻

既非正物

後嗣何觀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不求豐大苟失於

禮雖多何為豈可廢棄禮經以從流俗且君子愛人

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

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

未有麴蘖則有玄酒之奠司烜氏以鑿取明水於

及後王禮物漸備施弋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籩

智翻

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三十一 玄宗 十四



豆簋簠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

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同薦鬼神國家由禮

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畢陳用周制也如蓋

豆銅羹之類饌籩 圉陵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如

籩籩又籩脫翻 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

孫通請薦合桃 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

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中竹仲翻

但當申敕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

必加籩豆之數也自此以止諸人之議 上固欲量加

品味量音 緇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各實以新

果珍羞從之緇又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

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

服則輕重有殊姨即從母也 堂姨舅親即未踈恩絕

不相為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同爨之禮竊以古意

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

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五服止於

有袒免之服袒者偏脫衣袖而露其肩免者以布廣

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於髻袒音

但免 崔沔議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摠一定義理歸

本宗是以內有齊斬齊音 外皆緦麻尊名所加不過

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

諫服

通鑑卷之三十四 周本紀第三 七

崔沔所謂詔古見二百一十二卷七年日八年者通帝即位先天之年數之也

以為萬代成

法韋述議曰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

父母何等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

傳直戀翻禰奴禮翻

大夫

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

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

外祖與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

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

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

易以豉翻

別彼列翻

欲使後來之人永不相雜微旨斯在豈徒然哉

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

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彛倫

彛常也倫道理次叙

奉以周旋猶恐

失墜一紊其叙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為定

紊音問

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

唐禮部郎掌五禮舉其儀制而辯其名數

鄭文

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

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

倫情之所訟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

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

見記檀弓

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曰毋輕議禮

禮器之言

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敕

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總麻堂姨舅宜

楊仲昌

服袒免均說之子也說讀曰悅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羣

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

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

金鏡錄上之上時掌翻上賜書褒美甲寅突騎施遣其

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騎奇寄翻降戶江翻御史大夫

李適之承乾之孫也才幹得幸於上數為承乾論

辯甲戌追贈承乾恒山愍王承乾廢見一百九十七卷太宗貞觀十七年數

所角翻為于偽乙亥汴哀王璿薨冬十月戊申

車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先悉

薦會宮中有恠明日上召宰相即議西還裴耀卿張

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二

相還林甫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

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

稅而已蠲圭玄翻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悅從之過

陝州以刺史盧奐有善政題贊於其聽事而去稱人之美

曰賞陝失冉奐懷慎之子也丁卯至西京朔方節

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

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

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敷歷中外有德望

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事見上卷十五年相息亮翻使疏吏翻今

盧奐

懷慎有子

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將即亮翻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

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考異曰：舊林甫傳

曰：林甫以九齡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見上。上悅，明日

復以仙客實封為言。復扶又翻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

曰：事皆由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

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

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九齡韶州人不如

仙客生於中華。牛仙客涇州人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

年矣。九齡歷司勳、員外郎、中書舍人仙客邊隅小吏，日不知書，若大

任之，恐不慙眾望。慙苦叶翻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

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賜仙客爵

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

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

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

文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

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

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

上借相林甫以傾九齡耳

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何相史翻上之為臨淄王也趙

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帝置六儀德儀其一也麗妃生

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瑒及即位幸武

惠妃麗妃等愛皆池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

與瑤琚會於內第時太子諸王皆居禁中冠古玩翻各以母失職有

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洸尚咸安公主常伺三子過失

以告惠妃咸宜公主武惠妃之女故楊洸黨於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

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

宰相欲皆廢之語牛俗翻九齡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

子諸王不離深宮離力智翻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

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蕃音煩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

大過陛下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

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

殺申生三世大亂左傳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立驪姬之子里克殺之公子夷吾重耳

及子圍爭國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

血事見漢紀晉惠帝用賈后之讒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

天下事見隋紀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

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

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

亦長此語衣鉢

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

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處

九齡於上上浸疎之考異曰明皇雜錄云林甫請

謫于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

而九齡集白羽扇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

敕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預焉竊有

所感立獻賦云云敕報曰朕近賜羽扇卿以滌暑佳

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弃指篋筥義不同也然則上

以盛夏遍賜宰臣扇非以秋日獨賜林甫引蕭吳為

九齡但九齡因此獻賦自寄意耳戶部侍郎吳素不學吳古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

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

郎由是出吳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

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李林甫

為相部尚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

為人竟不之請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

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賊罪下三司按鞫挺之

為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

挺之為罪人請屬所由造七到翻更工衡翻蔚紆勿

有私復扶又翻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為阿黨

壬寅以耀卿為左丞相九齡為右丞相並罷政事以

九齡未必  
有此語

通鑑卷之三十四

九

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領朔方節度如故考異曰唐曆曰宰相遙領節度始嚴挺之貶洛州刺史舊志洛州京師東北一十五里王元琰

流嶺南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

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

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舉自是朝廷之士皆

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

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

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

斥去悔之何及塞悉則翻去羌呂翻唐舊儀每日尚

殿側言門外候仗下即散若大陳設則馬在樂懸之

比與大象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于馬之左

隨馬進退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璡資辛翻上時掌翻

從新書明日黜為下邳令唐制上縣令從六品上補闕

也蓋唐人重內官而品之高下不論也况遺補供奉言地居清要乎自是諫爭路絕矣

牛仙客既為林甫所引專給唯諾而已爭讀曰諱唯于矣翻然

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

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

自有它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

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

結之及位執稍逼輒以計去之行下孟翻調徒弔翻中竹仲翻去羌呂翻

通鑑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三十一 玄宗

小處放一  
着張九齡  
所值之時  
也身退而  
一日殺三  
子可鑒已

六

杜璡

牛仙客不  
終

雖老彘巨猶無能逃於其術者

如韋堅楊慎矜王鉷之類是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初置玄學博士

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

道舉每歲依明經舉二月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

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音趣自今明經問大

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戊辰新

羅王興光卒

卒子恤翻

子承慶襲位

乙酉幽州節度使

張守珪破契丹於捺祿山

使疏吏翻契欺訖翻又音喫捺奴軋翻

已

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

逸遣使謂吐蕃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

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

厚

吐從職入聲疾希逸蓋帶散騎常侍鎮河西故稱之使疏吏翻好呼到翻捉反角翻

言必不

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鬪其

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

去守備于是吐蕃畜牧被野

朝直又翻去羌呂翻被皮義翻畜許救翻

時

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

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廉人孫誨入奏事

廉

念翻廉從也唐制凡諸軍鎮大使副使以下皆有廉人別奏以為之使大使廉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

廉二十人別奏八人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

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

唐內侍省有內給事

十人從五品下掌承旨勞問分判省事凡元日冬至百官賀皇后則出入宣傳宮人衣服費用則具品秩



計其多少春秋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

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

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

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復扶又翻下而復同朝直遙翻

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

書為證薛居正五代史曰天后朝有讖辭云首尾三

川當時好事者解云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鬪血成

撮于殿庭也又匹角翻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

州至藍田而歿灑如羊翻又而章翻藍田縣漢晉屬

十一年復後周置藍田郡隋廢郡為縣屬京兆府九

陳休咎於朝堂決殺實錄此月則曰子諒彈奏仙客

非才引妖讖為證上怒召入禁中責之左右拉者數

四氣絕而蘇及仙客傳則云子諒竊言於御史大夫

李適之曰牛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豈

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子諒之言上大怒廷詰子諒

子諒辭窮於朝堂決杖配流瀼州行至藍田死舊仙

客傳亦然今從此月實錄及舊紀柳宗元周君墓碣

云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又曰在天寶年有

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

得死于墀下宗元集此碣雖無名字然其事則子諒

也云在天寶年誤矣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

齡荊州長史楊洄又奏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瑑云

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潛構異謀鏞息六翻又息救

日二十五年洄復構瑛瑤瑑與妃之兄薛鏞異謀惠

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

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

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荅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唐紀三十一 玄宗 三

周子諒歿

豫帝意決乃廢瑛等按瑛等與惠妃相猜忌已久雖承妃言豈肯遽被甲入宮又按廢太子制書云陷元良於不友誤二子於不義不言被甲入宮也蓋洞諧瑛等云欲害壽王瑁耳今從舊傳但云潛構異謀

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

宜豫上意乃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瑒

為庶人

於宮中廢之用李林甫家事之言也考異曰獨孤及作裴稹行狀云公為起居郎三庶人以罪廢壽王以母寵子愛議者頗有奪宗之嫌道

路憫默朝野疑思公乃從容請問慷慨獻諫上述新地天子感悟改容以謝因詔以給事中授公公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固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眾矣何以錫之上善其敏而多其讓乃止不拜尋除尚書禮部員外郎按稹光庭之子當是時周子諒杖死張九齡遠貶稹若敢為太子直寃則聲振宇宙豈得湮沒無聞而諸書皆不流鏽於灤州瑛瑤瑒尋言此事蓋出於及之虛美耳

賜歿城東驛鏽賜歿於藍田瑤瑒皆好學有才識死

不以罪人皆惜之

好呼到翻

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

瑤舅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

妃賢得免

五月夷州刺史楊濬坐賊當歿上命杖

之六十流古州

夷州漢牂牁地其後為徼外隋開置於思州寧夷縣明陽屬焉而綏陽屬義州貞觀元年

廢夷州而明陽寧夷屬務州四年復置夷州於黔州都上縣尋又自都上移於綏陽貞觀十二年李弘節開夷獠置古州屬容州都督府左丞相裴

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歿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

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癸未

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使量軍鎮

通鑑卷之二十四 周紀三

三

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及客戶中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辛丑上命

有司選宗子有才者授以臺省及法官京縣官敕曰

違道慢常義無私於王法修身効節恩豈薄於它人

期於帥先勵我風俗帥讀曰率 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

徐嶠考異曰舊紀作徐峒今從刑法志通典 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

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

巢其樹于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斷丁亂翻幾居依翻

上時 上歸功宰輔庚辰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

掌翻 勳國公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寅有司奏囚減少上歸美宰臣制曰斷獄五十殆至無刑遂封二人

又十月丙午上因聽政問京城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有喜色下制曰日者叢棘之地烏鵲來巢今

結諸刑名纔逾五十其刑部侍郎鄭少微等各賜中上考二者未詳其為一事二事今從舊紀 上命

李林甫牛仙客與法官刪修律令格式成九月壬申

頒行之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先悉薦翻 地租

營田皆不能贍贍而艷翻 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

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戊子敕以歲稔穀賤傷

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東畿

都畿也西畿京畿也糴他歷翻 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

羨溢羨延面翻 車駕不復幸東都矣復扶又翻 癸巳敕河南北

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據李泌傳太原倉在陝州西 皆留輸本州

通鑑卷之二十四 周紀三 三

太常博士王璵

璵音余 考異曰舊傳不言璵鄉里世系新傳云方慶六世孫又新

舊傳皆云抗疏請置春壇因遷太常博士不知其本何官也新表王方慶五世孫璵事肅宗按方慶長安二年卒距此才三十六年不應已有五世六世孫能上疏恐璵偶與之同名實非也今不取 上疏

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

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好祀神鬼好呼到翻故璵專習祠

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

禱或焚紙錢類巫覡漢以來喪葬有瘞錢後世俚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使疏吏翻

覡刑狄翻習禮者羞之 壬申上幸驪山溫泉乙酉還宮

已丑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夢 十二

月丙午惠妃武氏夢贈謚貞順皇后 是歲命將作

大匠康譽素之東都毀明堂譽與愆同籀文也新書禮樂志作譽素 譽

素上言毀之勞人請去上層去羌呂翻卑於舊九十五尺

仍舊為乾元殿從之 初令租庸調租資課調徒甲翻皆

以土物輸京都西京東都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租資課必開元以來之法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為侍中 丁丑上

迎氣於漻水之東漻音產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

自今鎮兵勿復遣復扶又翻在彼者縱還 令天下州縣

里別置學 壬辰以李林甫領隴右節度副大使以

鄯州都督杜希望知留後鄯時戰翻又音善二月乙卯以牛

仙客兼河東節度副大使牛仙客先已領朔方今兼河東 已未葬

正史言瑛  
等為崇濕  
公制之非

貞順皇后于敬陵武惠妃謚貞順皇后敬陵在

戊敕河曲六州胡坐康待賓散隸諸州者聽還故土

於鹽夏之間置宥州以處之徙六胡州見二百十二卷十年今併六胡州之地以爲宥州舊志宥州去京師二千一百里夏戶雅翻處昌呂翻

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

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爲威戎軍鄯州星宿川西北三百五十里有威戎軍

百五十里有威戎軍考異置兵一千戍之夏五日舊傳作威武軍今從實錄

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已領隴右又兼河西丙申以崔

希逸爲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以背乞力徐之盟也內

懷愧恨未幾而卒幾居太子瑛旣歿李林甫數勸

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

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

誅歿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

間請其故數所角翻長知兩翻奸呼到翻上曰汝我

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揣初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

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

而立長知兩翻考異曰統紀叙力士語云但從誰

敢復爭復扶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

月庚子立瑒爲太子 辛丑以岐州刺史蕭昊爲河

西節度使摠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爲隴右節度

通鑑卷三百一十四 唐紀三十一 玄宗

瑒并九世 而自殺同

爰立定于 內侍

蕭昊

杜希望

使太僕卿王昱為劔南節度使考異曰舊傳作王昱今從實錄唐曆分

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立碑見上年突騎施

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

私蓄由是眾樂為用樂音洛既尚唐公主又潛通突厥

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為可

敦又立數子為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

更分晚年病風一手攣縮妻七細翻復扶又翻諸部

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彊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考異

曰會要作莫賀咄達干今從實錄其部落又分為黃姓

黑姓互相乖阻突騎施種人自謂娑葛後于是莫賀

達干勒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

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啜為吐火仙可汗

以收其餘眾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

西節度使蓋嘉運磧七迹翻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

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

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碎葉川長千里西屬怛邏斯城其城初屬石國石常分兵

鎮之蓋古蓋翻騎奇寄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怛當割翻邏郎佐翻考異曰唐曆作怛邏斯今從實錄

相與連兵以拒唐太子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

辦及絳紗袍唐制皇帝大祀致齋之日畫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入陳于殿庭

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諸侍從之官服其器服諸侍臣齋者結佩詣閣奉迎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乘輿

乃出朝會諸衛立仗百官就列已定侍中亦奏外辨  
不請中嚴皇帝將出駕發前七刻擊三鼓為一嚴前  
五刻擊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  
前二刻擊三鼓為三嚴諸衛以次入立于殿庭群官  
立朝堂侍中中書令已下奉迎于西階侍中奉寶乘  
黃令進路於太極殿西階南向于牛將軍執長刀立  
路前北向黃門侍郎立侍臣之前贊者二人既外辦  
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乘輿出升路太后皇后  
亦有中嚴外辦皆尚儀版奏皇太子中嚴外辦左庶  
子版奏皇帝冠通天冠則服絳紗袍冬至受朝賀祭  
還燕群臣養老之服也太子冠遠遊冠亦服絳  
紗袍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

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嚴

改外辦曰外備改絳紗袍為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

御宣政殿冊太子考異曰元載肅宗實錄云二十七年七月壬辰行典禮今從玄宗

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太子不就輅自其宮

步入是日赦天下己卯冊忠王妃韋氏為太子妃

杜希望將鄴州之眾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

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眾少不敵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鄴音善又

時戰翻吐從墩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

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將即亮翻

帥讀曰率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

泉鎮西軍在河州西百八十里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八月

辛巳勃海王武藝卒子欽茂立九月丙申朔日有

食之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初劔南度茂州之西

築安戎城戍之以迤吐蕃南鄙生羌導吐蕃取

之因守之遂并西洱河諸蠻東與松茂嵩接其地

築鹽泉城

王忠嗣

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劔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

側頓軍蒲婆嶺下

新書作蓬婆嶺其地在雪山外杜南詩所謂次取蓬婆雲外城是也

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

者數千人

考異曰舊傳將士數萬人皆没于賊今從實錄

昱脫身走糧仗

軍資皆弃之貶昱栝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 戊

午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

水經注雲南郡本雲山縣地也蜀劉氏建興二

年置郡自唐戎州開邊縣而南七十里至曲州又二千五百里至雲南城歸義之先本哀

牢夷地

哀牢夷漢明帝之時內附

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

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

越析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

考異曰新書六詔曰蒙嶺越析浪穹澄睽施

浪蒙舍今從實錄

兵力相埒莫能相壹

埒力輟翻歷代因之

以分其執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

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皮盛邏皮

生皮邏閣

朝直遙翻邏郎佐翻氏父子以名相屬細奴

考異曰新傳云蒙

炎生炎閣武后時邏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閣立死開元時弟

盛邏皮立生皮邏閣授特進臺登郡王炎閣未有子時以閣羅鳳為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閣遂不改

按邏盛炎之子盛邏皮豈得云以名相屬既有炎閣豈得云我又子雖死唐地足矣今從舊南詔傳及

楊國忠傳雲南別錄又舊南詔傳閣皆作閣今從新傳

皮邏閣浸疆大而五詔

微弱會有破泐河蠻之功

泐河即西洱河洱音乃吏翻

乃賂王昱

求合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

為于偽翻

朝廷許之仍賜名



歸義於是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

南詔事始此其先烏蠻別種夷語山陂陀

為和故謂之大和城卒子恤翻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壬

辰上還宮是歲於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宮千

餘間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騎奇寄翻

潤州刺史齊澣奏自瓜步濟江迂六十里請自京

口埭下直濟江穿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楊子縣立

伊婁埭從之埭音代按舊書本紀齊澣開伊婁河於楊州南瓜州浦則今之瓜洲運河是也

但楊子縣今為真州治所安能二十五里即達楊子縣若自瓜洲達楊子橋則二十五里而近今之楊子橋或者唐之楊子縣治所橋以此得名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壬寅命隴右節度大使榮王琬自

至本道巡按處置諸軍處昌呂翻選募關內河東壯士三

五萬人詣隴右防遏至秋末無寇聽選羣臣請加

尊號曰聖文二月己巳許之因赦天下免百姓今年

田租夏四月癸酉救諸陰陽術數自非昏喪卜擇

皆禁之己丑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

甫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摠文武選事蓋令牛仙客摠武選李林

甫摠文選也六月癸酉以御史大夫李適之兼幽

州節度使幽州將趙堪白真隋羅矯節度使張守珪

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擊叛奚餘黨於橫水之北

通鑑卷三百四十四

齊澣  
穿伊婁河  
今浦江一  
帶沿江河  
開也

橫水當作潢水新書作湟水舊書張守珪傳作潢水  
今從之潢水在遠國今臨潢府界志云自營州度松  
陁嶺北行四百里至潢水使疏吏翻將即亮翻

指以迫之知義不得已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

隱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

往察之內謁者監唐正六品下掌內宣傳及諸親命婦朝會所司籍其人數送內侍省守珪

重賂仙童歸罪於白真陀羅逼令自縊縊於計翻仙童

有寵於上衆宦官疾之共發其事上怒甲戌命楊思

勗杖殺之思勗縛格杖之數百剗取其心割其肉嚼

之嚼徒濫翻又徒覽翻守珪坐貶括州刺史太子太師蕭嵩嘗

賂仙童以城南良田數頃李林甫發之嵩坐貶青州

刺史秋八月乙亥積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

可汗吐火仙積七述翻蓋古蓋翻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

敗走擒之於賀邏嶺分遣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詔與

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怛邏斯城擒黑

姓可汗爾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交河公主事始二百一十

二卷十一年悉収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

陁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白草軍在蔚茹水之西又鄯州星宿

州之西有安人軍蔚茹水在原州蕭關縣此隴右節

度使蕭昊擊破之昊火迴翻甲申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

通鑑卷之三十四 唐紀三十三

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

先悉薦翻被皮義翻周禮王宮

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注云宮懸四面懸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懸軒懸三面其形曲判懸又去其一面特追贈弟子皆為公侯伯

顏淵充公

侯冉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冉有徐侯季路衛侯宰我齊侯子貢黎侯子游吳侯子夏魏侯曾參成伯顛孫

師陳伯澹臺滅明江伯奕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宮适邾伯公哲哀邾伯曾黜宿伯顏路杞

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開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馬牛向伯樊遲樊伯有若下伯公西赤邾伯巫馬期

鄒伯梁韞梁伯顏柳蕭伯冉孺邾伯曹恤豐伯伯虔鄒伯公孫龍黃伯冉季產東平伯秦子南少梁伯漆

雕欽武城伯顏子驕琅邪伯漆雕徒父須句伯壤駟赤北徵伯商澤雖陽伯石作蜀邠邑伯任不齊任城

伯公夏首亢父伯公良孺東牟伯后處營丘伯秦開彭衙伯奚容箴下邳伯公肩定新伯顏襄臨沂伯鄒

單銅鞮伯句井彊淇陽伯罕父黑乘丘伯秦商上洛伯申黨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榮子期雋婁伯縣

成渠野伯左人郟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子徒樂陽伯秦非汧陽伯施常乘氏伯顏噲朱虛伯步叔乘停

于伯顏之僕東武伯原亢籍萊蕪伯樂欬昌平伯廉潔曹父伯顏何開陽伯叔仲會任丘伯狄黑臨濟伯

邾嬰平陸伯孔患汶陽伯公西九月戊午處木昆與如重丘伯公西箴祝阿伯

鼠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皆帥眾內附

日仍請徙居安西管內太子更名紹更工衡翻冬十月辛巳改修東都明堂按舊書帝紀即東都乾元殿改修明堂丙戌

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辛丑還宮甲辰明堂成

劔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團練

副使章仇兼瓊據舊志上元後置團練使余攷唐制凡有團結兵之地則置團練使此時

蜀有黎雅邛崃茂五州鎮防團結兵故有兼瓊入奏

團練副使安史亂後諸州皆置團練使矣

通鑑卷之三十四 唐紀三十三

唐紀三十三

三

通鑑卷二百六 唐紀三

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丁巳以宥為光祿卿十

二月以兼瓊為劍南節度使 初睿宗喪既除裕于

太廟自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

禘裕疾 夾翻太常議以為祭數則瀆數所 角翻請停今年禘祭

自是通計五年一禘一禘從之史言如此乃合於 五年再毀祭之義

二十八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庚子還宮

二月荆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卒

恤翻忤 五故翻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

如九齡不不讀 曰否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章仇兼

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

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

史許遠將兵守之將即亮翻 監古莧翻遠敬宗之曾孫也永徽 顯慶

之間許敬宗以姦佞致位公輔安史之亂遠乃 能効死節以報國史故著其世以勉為古者 甲

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為左金吾大將

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之子昕為十姓可汗從之

考異曰舊傳云嘉運請立懷道之子昕為可汗以 鎮撫之莫賀達于不肯曰計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

若立史昕為主則國家何以酬賞於我乃不立史昕 便令莫賀達于統眾二十七年嘉運請闕獻俘仍令

將吐火仙獻于太廟會要二十九年以解斐羅之子 昕為可汗遣兵送之天寶元年昕至碎葉西南俱南

城為莫賀咄達于所殺三年安西節度使馬靈譽斬 之更立其酋長為在地米里骨咄祿毗伽可汗按實

錄開元二十八年三月甲寅蓋嘉運俘吐火仙來獻 四月辛未冊十姓可汗阿史那昕妻李氏為交河公

通鑑卷二百六 唐紀三 宗

主十二月乙卯突騎施可汗莫賀達干率其妻子及  
蘇官首領百餘帳內屬初莫賀達干與烏蘇萬洛扇  
誘諸蕃叛于我上命蓋嘉運宣恩招諭皆相率而降  
新傳云達干不肯立斯即誘部落叛詔嘉運招諭乃  
率妻子等降遂命統其眾後數年復以斯為可汗遣  
兵護送斯至俱闐城為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為可  
汗安西節度使天蒙靈營誅斬之若如舊傳所言嘉  
運便以莫賀達干為可汗統眾則莫賀不應復叛且  
立可汗當須朝庭册命嘉運豈得擅立于塞外也若  
未以為可汗則實錄十二月不應謂突騎施可汗莫  
賀達干也若如會要所言二十九年始立斯為可汗  
則實錄二十八八年四月不應已謂斯為十姓可汗也  
蓋嘉運既平突騎施即奏立斯為十姓可汗故莫賀  
達干不服而叛明皇乃以莫賀達干為小可汗止統  
突騎施之眾使嘉運招諭之故來降然斯為十姓可  
汗兼統諸部故明皇遣兵送之而為莫賀達干所殺  
事或然也但實錄脫略疑不敢實  
故略采諸書所見存其梗槩書之  
夏四月辛未以  
斯妻李氏為交河公主  
六月吐蕃圍安戎城上

嘉運不終

嘉蓋嘉運之功以為河西隴右節度使使之經略吐

蕃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

蓋嘉運恃其邊功以自昵於人主是從流於上也

京師以酒色自娛而不即赴鎮是從左丞相裴耀卿

上疏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以為臣近與嘉運同班觀其舉措誠

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昔莫敖狃于蒲騷

之役卒喪楚師

左傳楚莫敖屈瑕既敗鄖師於蒲騷復伐羅闞伯比送之曰莫敖必敗舉

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楚子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莫敖狃於蒲騷之後將自用也君若不鎮撫其不

設備乎莫敖果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狃女九翻陸德明曰騷音蕭又音縵率于恤翻

今嘉運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况防秋非遠未言發

日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

通鑑卷二百一

唐紀三

玄宗

三

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飲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

心。若不可改易，宜速遣進塗，仍乞聖恩，嚴加訓勵。上

乃趣嘉運行。趣讀曰促。已而嘉運竟無功。蓋嘉運小器，易盈，志氣惰矣。安

能有功。秋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冬十月甲

子上，幸驪山溫泉，辛巳還宮。吐蕃寇安戎城及維

州，發關中彊騎救之。騎奇，寄翻。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

平戎。更工，衡翻。十一月，罷牛仙客朔方河東節度使。

突騎施莫賀達干聞阿史那斯為可汗，怒曰：首誅

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斯，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

乃立莫賀達干為可汗，使統突騎施之眾。命蓋嘉運

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達干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金城

公主薨。金城公主，事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

許。是歲，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

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

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

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以開元之承平，而戶口猶不及漢之盛時，唐興

以來，治日少，而亂日多也。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丁酉，制承

前諸州飢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承前猶今言，從前也。然始

猶今言，然後也。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

道。

救荒

訪使量事給訖奏聞

長知兩翻使疏 吏翻量音良

庚子上還宮

上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

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

有宋大中祥符之事皆唐明皇

也

上遣使求得之於蓋屋樓觀山間

蓋屋縣漢屬扶風後魏併

入武功尋復後周為周南郡隋廢郡以蓋屋縣為州唐屬岐州蘇軾曰樓觀山今為崇聖觀乃尹洙舊

宅山脚有授經臺尚在使疏更夏閏四月迎置興慶

宮五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六月吐

蕃四十萬眾入寇至安仁軍 渾崖峰騎將

臧希液帥眾五千擊破之 騎奇寄翻將即亮翻帥讀日率 考異曰舊傳作成

希液今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利可汗之

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 從才翻登利

患兩殺之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 誘音自將其眾

將即左殺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

之子為可汗俄為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 伽求迦翻咄當

沒翻更尋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 舊傳云左

殺自立為烏蘇米施可汗唐曆新傳皆云判闕上以

突厥內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

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說下沒翻 邏郎佐翻乙亥東都洛水溢

溺死者千餘人 溺奴 秋翻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

事人人多譽之 譽音 余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

通鑑卷三百十四 唐紀三十一 玄宗 三七

臧希液

利貞不終

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採訪

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

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為營州都督充

平盧軍使考異曰實錄此年八月以幽州節度副

大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充平盧渤海黑

水軍使舊紀以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

平盧軍節度副使會要二十八王斛斯為平盧節

度使遂為定額按舊傳祿山自平盧兵馬使為平盧

軍使蓋以平盧兵馬使帶幽州節度副使之名耳實

錄衍大字也天寶元年始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

以平盧為節度會要誤也使唐謂奚契丹為兩蕃冬十月丙申上幸驪山溫泉壬寅

分北庭安西為二節度十一月庚戌司空邠王守

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必先言

之已而皆驗岐薛諸王言於上曰邠兄有術上問其

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十餘

年守禮幽閉事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歲賜杖者數四背癢甚厚

將雨則沈悶瀛蒲官翻將霽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

因流涕霑襟上亦為之慘然偽為于辛酉上還宮

辛未太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

也兄固讓於我事見二百十卷睿宗景雲元年為唐太伯常名

不足以處之處呂翻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璿璿

辛上表追述先志謙冲不敢當帝號上不許歛日力

內出服天子之服也以手書致於靈座書稱隆基白又

易王璿

通鑑卷二百一十 唐紀三十一 玄宗 三



名其墓曰惠陵惠陵在同州奉先縣西北十里追謚其妃元氏曰恭

皇后祔葬焉 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達化古澆河之

地後周置達化郡及縣隋廢郡以縣屬廓州縣西百二十里有澆河城陷石堡城蓋嘉

運不能禦果如裴耀卿之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唐紀三十一起玄默敦牂盡彊圉大淵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

天寶元年春正月丁未朔上御勤政樓帝於興慶宮西南隅建二

樓花萼相輝樓在西臨街以燕兄受朝賀朝直赦天

弟勤政務本樓在南以修政事

下改元 壬子分平盧別為節度以安祿山為節度

使疏吏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皮被

義翻二十八州府三百二十八至此纔二年不應遽增

三十餘州今從唐曆會要統紀唐曆會要統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

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疎勒四

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焉耆治所在安西府東八

勒在西二千餘里龜茲音丘慈北庭節度防制突騎

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

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突騎施牙帳在北庭府西北

瀚海軍在北庭府城內兵萬二千人天山軍在西州

城內兵五千人伊吾軍在伊州西北三百里其露川

翻騎奇奇翻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斷丁管翻吐從

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治

涼州兵七萬三千人赤水軍在涼州城內兵三萬三

里甘肅二州界兵七千五百人建康軍在涼州西二

百里兵五千三百八寧寇軍在涼州東北千餘里兵

八千五百人玉門軍在肅州西二百里管兵五千二

百人墨離軍本月氏國在瓜州西北千百里管兵五千

人豆盧軍在沙州城內管兵四千三百人新泉軍在

會州西北二百里管兵千人張掖守捉在涼州南二

百里管兵五百人交城守捉在涼州西二百里管兵

千人白亭守捉在涼州西北五百里管兵千七百人

唐制大曰軍小曰守捉趙珣聚米圖經自甘州西至

肅州五百里自肅州西至瓜州四百五十里自瓜州

軍一百四十里北朔方節度捍禦突厥統經略豐安

定遠三軍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屯靈夏豐

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經略軍在靈州城內兵二

萬七百人豐安軍在靈州西黃河外百八十里兵八千人定遠軍在靈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外兵七千人

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河外八十里兵七千人安北都護府治中受降城黃河北岸兵六千人東受降城

在勝州東北二百里兵七千人振武軍在單于都護府城內兵九千人降戶江翻單音蟬夏戶雅翻

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統天兵大同橫野

嵐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嵐三州之境治太

原府兵五萬五千人天兵軍在太原城內兵三萬人

大同軍在代州北三百里兵九千五百人橫野軍在蔚州東北一百四十里兵三千

人嵐軍在嵐州北百里兵一千人雲中守捉在單于府北八十里兵七千八百人代州至太原五百里兵

四千人嵐州在太原府西北二百五十里兵三千人奚契丹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

橫海九軍屯幽薊媯檀易恒定漠滄九州之境治幽

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經略軍在幽州城內兵三萬人

威武軍在檀州城內兵萬人清夷軍在媯州城內兵萬人靜塞軍在薊州城內

兵萬六千人恒陽軍在恒州城東兵六千五百人北平軍在定州城西兵六千人高陽軍在易州城內兵

六千人唐興軍在漠州城內兵六千人橫海軍在滄州城內兵六千人

元十三年以鄭字類鄭字改爲漠州尋又改莫州契

欺訖翻又音喫恒戶登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統

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屯營平二州

之境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平盧軍在營州城內兵萬六千人盧

龍軍在平州城內兵萬人榆關守捉在營州城西四

百八十里兵三千人安東都護府在營州東三百里

兵八千五百人靺鞨音末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臨

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門寧塞積石鎮西十

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

兵七萬五千人臨洮軍在鄯州城內兵萬五千人河

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兵四千人

白水軍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兵四千人安人軍

在鄯州界星宿川西兵萬人振威軍在鄯州西三百

里兵千人威戎軍在鄯州西北三百五十里兵千人

漠門軍在洮州城內兵五千五百人寧塞軍在廓州

城內兵五百人積石軍在廓州西百八十里兵七千

人鎮西軍在河州城內兵萬人合川守捉在鄯州南百

州西南二百五十里兵千人

八十里兵千人平夷守捉在河州西南四十里兵三

千人洮土刀翻鄯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

時戰翻又音善

天寶平戎昆明寧遠澄川南江六軍屯益翼茂當

柘松維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

百人團結營在成都府城內兵萬四千人天寶軍在

恭州東南九十里兵千人平戎軍在恭州南八

十里兵千人昆明軍在嵩州南兵五千一百人寧遠

軍在嵩州西兵三百人澄川守捉在姚州東六百里

管兵二千人南江軍兵三百人翼州兵五百人茂州

兵三百人維州兵五百人柘州兵五百人松州兵二

千八百人當州兵五百人雅州兵四百人黎州兵千

人姚州兵三百人悉州兵五千人杜佑曰當州江源

郡在翼州西二百七十里西北到故通軌縣二百里

以西即是生羌悉州在當州南八十里黎州漢沉黎

郡也東去一里高山萬重更無郡縣西南去郡一里

高山萬重東北去郡五里西北去郡二里皆高山萬

重茂州劉昫曰隋汶山郡武德元年改曰會州貞觀

八年改曰茂州以郡界茂濕山為名松州東至茂州

三百里西南至當州三百里西北至吐蕃界九十里南至翼州一百八十里恭州開元二十四年分靜州廣平縣置東至柘州一百里悉州西北至當州八十里獠魯皓翻嶲音髓嶺南五府經略

綏靜夷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容邕交四營治廣州

兵萬五千四百人經略軍在廣州城內兵五千四百人清海軍在恩州城內兵二千四百人

桂府兵千人容府兵千一百人邕府兵千七百人安南府兵四千二百人已上兵輕稅本鎮以自給此

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樂音兵千五百人東萊

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兵各千人凡鎮

兵四十九萬人捉从角翻 考異曰此兵數唐曆所載也舊紀是歲天下健兒團結曠騎

等總五十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三此蓋馬八萬餘匹

止言邊兵彼并京畿諸州曠騎數之耳安西府馬二千七百匹北庭瀚海軍馬四千二百匹天山軍馬五百匹伊吾軍馬三百匹河西赤水軍馬

萬三千四百匹大斗軍馬二千四百匹建康軍馬五百匹

寧寇玉門軍共管馬六百匹墨離軍馬四百匹豆盧

軍馬四百匹朔方經略軍馬三千匹豐安軍馬千三百

匹定遠軍馬二千匹西受降城馬千七百匹中受

降城馬二千匹東受降城馬千七百匹振武軍馬千

六百匹河東天兵軍馬五千五百匹雲中守捉馬二

千匹大同軍馬五千五百匹橫野軍馬千八百匹范

陽經略軍馬五千四百匹威武軍馬三百匹清夷軍

馬三百匹靜塞軍馬五百匹平盧軍馬四千二百匹

盧龍軍馬五百匹渝關守捉馬百匹安東府馬七百

匹隴右臨洮軍馬八千匹河源軍馬六百匹威戎軍馬五

水軍馬五百匹安人軍馬三百匹積石軍馬五

十匹漠門軍馬二百匹寧塞軍馬五匹積石軍馬三

三百匹劔南團結營馬千八百匹昆明軍馬二百匹

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

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疋糧百九

十萬斛安西衣賜六十二萬疋段北庭衣賜四十八萬疋段河西衣賜百八十萬疋段朔方衣賜

二百萬正段河東衣賜百二十六萬正段糧五十萬石范陽衣賜八十萬正段糧五十萬石平盧失衣糧數隴右衣賜二百五十萬正段劍南衣賜八十萬正段糧七十萬石將即亮翻

始困苦矣 甲寅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皇子陳王珪府參軍也公私勞費民

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

在尹喜故宅上時掌翻上遣使於故函谷關尹喜臺

旁求得之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

老子亦知其旨為著陝州刺史李齊物穿三門運

渠辛未渠成新書曰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為輓路沃醴而鑿之然棄石入河

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宦者還言其便陝失

冉齊物神通之曾孫也淮安王壬辰羣臣上表以

函谷靈符潛應年號先天不違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先悉薦翻請於

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二月辛卯上享玄元皇帝於

新廟時置玄元廟於大寧坊西南角甲午享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

南郊赦天下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尚書左

右丞相復為僕射開元初改左右僕射為尚書左右丞相復扶又翻下清復同東

都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改桃林縣曰靈

寶隋開皇十六年置桃林縣取古者桃林之野以為縣名屬洛州唐屬陝州今以得玄元靈符改曰靈寶守式田同秀除朝散大夫朝直逢翻時人皆疑寶

符同秀所為開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見玄元皇

帝於天津橋北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

武城即漢之東武城縣與

清河縣皆屬清河郡敕使往求亦得之東都留守王倓知其詐

按問果首服使疏吏翻守式又翻下太奏之上亦不

深罪流之而已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為陝郡太守

陝郡陝州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先天中李傑為陝州刺史領水陸發運使

陝失冉翻領江淮租庸轉運使置使自傑始也裴耀卿之後命堅初宇文融既敗言

利者稍息事見二百三及楊慎矜得幸事始二百

十一於是韋堅王鉞之徒鉞戶競以利進百司有利

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史言諸使

堅太子之妃兄也為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

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鉞方翼之曾孫

也自高宗至武后朝王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治直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

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去免尤

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

李林甫口有蜜謂其言甘也啗徒腹有劍謂其心在

上嘗陳樂於勤政樓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

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

歎其蘊藉絢詳縣翻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

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

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為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

盧絢

遷不然則以賓詹分務東洛謂以太子賓客詹事分司東都也亦優

賢之命也何如絢懼以賓詹為請林甫恐乖眾望乃

除華州刺史華戶化翻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

詹事員外同正幾居豈翻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

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

弟損之論以上待尊兄意甚厚蓋為見上之策奏稱

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

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吒

久之散悉重翻夏四月壬寅以為詹事又以汴州刺

史河南采訪使齊澣為少詹事唐少詹事正四品上

皆員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

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於突騎施至俱蘭

城俱蘭國所都城也俱蘭或曰俱羅弩或曰屈浪擊

與吐火羅接可從刑入聲汗音寒騎奇寄翻考

為莫賀達干所殺突騎施大纛官

都摩度來降纛徒到翻六月乙未冊都摩度為三姓

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為左相突厥

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

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

葉護厥九勿翻紇下沒翻邏即佐翻咄當突厥餘眾



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  
哆為西殺哆昌者翻突厥以其親屬分掌東西兵上

遣使諭烏蘇令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  
盛兵積口以威之使疏吏翻積七迹翻考異曰新

與奚怒皆戰于桑乾河三敗之大虜其眾又曰明年  
再破怒皆突厥之眾自是塞外晏然按朔方不與奚  
相接不知所云奚烏蘇懼請降而遷延不至忠嗣知

其詐乃遣使說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使攻之烏蘇遁  
去忠嗣因出兵擊之取其右廂以歸擊垂亡之虜猶

此王忠嗣所以為善將也突厥左右殺所部謂之丁  
左右廂降戶江翻說輪芮翻紇下沒翻邏郎佐翻丁  
亥突厥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默啜之孫勃

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帥部眾千餘帳相次  
來降意此皆突厥右廂之眾也啜陟劣翻伽求迦翻

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舊紀皆云突厥阿布  
思之孫登利可汗之女與其黨屬來降唐曆云烏蘇

米施可汗遁逃其西葉護阿布思及毗伽可汗可敦  
男西殺葛臘哆率其部千餘帳來降舊王忠嗣傳云

三部落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  
廂而歸其西葉護及毗伽可敦男葛臘哆率其部落

千餘帳入朝突厥傳云西殺妻子及默啜之孫勃德  
支特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  
匐登利可汗女余燭公主及阿布思頡利發等並帥  
其部眾相次來突厥遂徵九月辛亥上御花萼樓宴  
降今參取用之考異曰本紀作辛卯按長曆是月巳賞

突厥降者卯朔無辛卯唐曆云九日辛卯亦誤也賞  
賜甚厚護密先附吐蕃戊午其王頡吉里匐遣使  
請降頡奚結翻匐蒲北翻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溫泉巳巳

王倓

還宮 十二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

嶺等軍戊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營三萬餘衆斬

獲五千餘級庚子河西節度使王倓奏破吐蕃漁海

及遊奕等軍史言明皇喜邊功故邊帥告捷者相繼無音垂是歲天下縣

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八百

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

千八百 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舊傳云天

寶初其酋長葉護頡利吐發遣使入朝封奉義王唐曆天寶三載突厥拔悉密可汗又為回紇葛邏祿等

遣使立為奉義王又加懷仁可汗新突厥傳云回紇葛邏祿殺拔悉密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按奉義王懷仁可汗是一人

而新突厥回紇傳其名不同然新傳自吐迷度以來世系皆可譜今從之賜爵奉義王明未

冊為可汗也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朝直上寵待甚厚謁見無

時見賢祿山奏言去年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

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

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

官從之操干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政府謂政

事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

幸於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選須入

等者六十四人倚子真為之首羣議沸騰前薊令蘇

通鑑卷三十三 唐紀三十一 玄宗

宣付史官  
遂為套數  
嗟嗟目無  
史耶目無  
天耶

孝韞以告安祿山薊縣(帶)幽州涿郡時(改)祿山入言

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真手持試紙終日不成

一字時人謂之曳白癸亥遙貶武當太守晉卿貶安

康太守倚貶淮陽太守武當郡均州安陸郡金州本

陳州舊志金州京師南七百三同考判官禮部郎中

裴肫等皆貶嶺南官晉卿壺關人也壺關縣自(漢)以

(唐)上黨縣乃漢壺關縣(隋)置上黨縣(帶)郡(唐)武德

四年(分)隋之上黨縣置壺關縣治高望堡貞觀十七

年移治進流三月壬子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

大夫為先天太皇又尊臯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

為興聖皇帝唐虞之世臯陶為理唐以為李氏得姓

高祖之七世祖建國於瓜沙李氏由江淮南租庸

是而興故尊為興聖皇帝繇余招徠

等使韋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苑禁苑也

城東九里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

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

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郡

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綠衫以

謁之艘蘇遭翻扁補典翻陝失冉翻著陟紅陌首陌

白翻陌首今居前船唱得寶歌先是民間唱俚歌曰

人謂之林額得寶歌得體紇那邪其後得

寶符於桃林成甫乃更紇體歌為得寶弘農野歌曰

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潭裏舟船開揚州銅器多

三郎當殿坐聽唱得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和戶

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程大昌演繁露

日唐少府監御饌器用九釘食以牙盤九枚裝上置

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夏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散

賈翻騎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時京

兆尹韓朝宗亦引渭水置潭於西街以貯材木朝直

貯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西平郡擊吐蕃

行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杜佑曰廓州達化縣有洪

築在縣西二百七十里長慶中劉元鼎為盟會使言

河之上流由洪濟西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

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歷山直大

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

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眾流色赤行益遠

他水并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積尾隱測其地

蓋在劍南之西此劉元鼎因洪上以右贊善大夫

楊慎矜龍朔二年改太子中允為贊善大夫咸亨元

年復置中允而贊善大夫不廢後又分左右

各置五員班左右諭德下諭德掌諭太知御史中丞

子以道德贊善掌翊贊太子以規諷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

去之去羗慎矜由是固辭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慎矜

為諫議大夫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乙卯還

宮戊寅至乙卯三十八日史言帝耽樂而忘返驪力

知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考異曰舊紀十月戊

寅幸溫泉宮十一月乙卯還宮實錄同十二月戊

申又幸溫泉宮丙辰還宮實錄無按十二月丙寅朔

三載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

亥載子翻

辛丑上幸驪

周武帝築洪濟城

韓朝宗

楊慎矜不終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三十一

玄宗

山溫泉二月庚午還宮往還亦幾三旬辛卯太子更名亨

更工海賊吳令光等抄掠台明州屬會稽郡開元二

十六年采訪使齊澣奏以越州之鄞縣置命河南尹

裴敦復將兵討之將即亮翻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

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為戶部

尚書使疏史翻尚辰羊翻禮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稱

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

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夏四月裴敦復

破吳令光擒之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詔討突

騎施莫賀達干斬之按元和姓纂云夫蒙本西羌姓後秦有建威將軍夫蒙靈詔今簡

同二州多此姓或改姓馬氏按考異曰會要作馬靈詔今從實錄更請立黑姓伊里

底蜜施骨咄祿毗伽咄當沒翻伽求迦翻考異曰會要作伊地米里骨咄祿毗伽

今從實錄六月甲辰冊拜骨咄祿毗伽為十姓可汗可汗從

刊入聲汗音寒秋八月拔悉蜜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

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匄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

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

薩河內山厥九勿翻嗣祥吏翻薩桑葛翻破其左廂阿波達干等十

一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蜜頡跌伊

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

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

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犍山

回紇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

犍山南依盟昆水犍居言翻

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并拔悉

蜜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

先李林甫以楊慎矜屈附於己九月甲戌復以慎

矜為御史中丞充諸道鑄錢使

復扶又翻

冬十月

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丁卯還宮

術士蘇嘉

慶上言遯甲術有九宮貴神

九宮貴神蓋易乾鑿度所謂太一也注已見五

十二卷漢順帝陽嘉三年時置九宮貴神壇其壇三

成成三尺四階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南曰

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

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

青龍五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

下符於遊甲仍編於勅曰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

上帝德庇下人又黃帝九宮經一宮其神太一其星

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

內其卦坤其行上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

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

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

離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

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

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

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

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上時掌翻

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昊天上帝下太清

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 十二月癸巳置會

昌縣於溫泉宮下

時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雍錄溫

湯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在驪

山西北十道志曰泉有三所其一處即皇堂石井後

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修屋宇種松栢千餘株唐

貞觀十八年詔闢立德營建宮殿御湯名湯泉宮咸

亨三年名溫泉宮元和志則曰開元十一年置溫泉

裴敦復

宮天寶六載改為華清宮於驪山上益治湯井為池  
臺殿環列山谷自開元來每歲十月臨幸歲盡乃歸  
以新豐縣去泉稍遠即於湯所置會昌縣又置百司  
及公卿邸第焉臨潼縣唐之新豐慶山皆其地也按  
通鑑開元十一年書作  
溫泉宮與元和志合  
戶部尚書裴寬素為上所

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

相息亮翻

刑部尚書裴敦復擊

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

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

屬之欲翻

林甫曰君速

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

姊使言於上甲午寬坐貶睢陽太守

睢陽郡宋州本梁郡天寶元年

更郡名睢音雖初武惠妃薨

開元二十五年

上悼念不已後宮

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

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

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

更工衡翻將即亮翻

潛內太真宮

中太真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暮

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癸卯以宗女為和義公主嫁寧遠奉化王阿悉爛達

干

帝以拔汗那助平吐火仙冊其王為奉化王改其國口寧遠

癸丑上祀九宮

貴神赦天下初令百姓十八為中二十三成丁

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

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

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

開元二十四年上自東都還自

是不復東幸從千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

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

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

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為力士置

酒復扶又翻為于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

言天下事矣力士之不敢言以李

四載春正月庚午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比毗

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

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高山鍊藥成亦

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

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言

唐之君誕安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

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眾來降可從刊入聲

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回紇斥地愈廣東

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史言回

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二月己酉朔

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

負少詩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

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

功名將即有漆弓百五十斤常貯之橐中以示不用

備邊

所以為勇

回紇強



貯丁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謀人伺其間隙謀達協翻

呂翻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伺相吏翻

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陲音垂要害之地悉

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為自張仁亶之後

將帥皆不及張仁亶本名仁曹以睿宗諱且音近亶避之改名仁愿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三月壬申上以外孫獨孤氏為靜樂公主嫁契丹王

李懷節樂音洛楊氏為宜芳公主嫁奚王李延寵宜芳

乙巳以刑部尚書裴敦復充嶺南五府經略

等使五月壬申敦復坐逗留不之官貶淄川太守淄川

之上嘉敦復平海賊之功故李林甫陷之李適之

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馬張垆為

侍郎垆其冀翻林甫亦惡之惡烏略翻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

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鞠之數日竟不

得其情京兆尹蕭昊使法曹吉温鞠之法曹司法參軍事掌鞠獄

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號戶高翻皆

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温之慘酷引入

皆自誣服無敢違温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

之迹榜音彭掠音亮六月辛亥敕誚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

亦亦是快事蓋兵銓之弊久矣非竟林甫受路故宥之

唐紀三十三 玄宗 七

南曹郎官而宥之文宗開成二年宰相李石奏定長

人別置印以新置南曹之印為文蓋吏部先以郎官

判南曹開成間因置南曹郎也宋白曰南曹起於總

章二年司列常伯李敬玄奏置未置已前銓中自勘

責故事兩轉廳至建中元年侍郎邵說奏挾闕替南

曹郎中王銷已後遂不轉廳貞元十一年侍郎均

杜黃裳請準舊例轉廳後云同上誚才笑翻均均

之兄温頊之弟子也吉頊進用於温始為新豐丞太

武后之朝

子文學薛嶷薦温才唐六典曰魏置太子文學魏武

甚為世子所信與吳質朱鑠陳羣為太子四友自晉

之後不置至後周建德三年置太子文學十人後廢

唐顯慶中始置太子文學二人屬司經局掌分知經

籍侍奉文章總緝經籍繕寫裝祿之功筆札給用之

數皆料度之上召見見賢顧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

嶷魚力翻

用也蕭昊為河南尹嘗坐事西臺遣温往按之西臺

臺也

温治昊甚急治直之

及温為萬年丞未幾昊為

京兆尹幾居温素與高力士相結力士自禁中歸温

度昊必往謝官度徒乃先詣力士與之談詭握手甚

歡詭迄昊後至温陽為驚避力士呼曰吉七不須避

第七吉温謂昊曰此亦吾故人也召還與昊坐昊接之甚

恭不敢以前事為怨它日温謂昊曰曩者温不敢隳

國家法自今請洗心事公昊遂與盡歡引為法曹考

異曰唐曆云温聯按大獄附邪以出人人命者凡十

餘年性巧詆忍而不忘失意肩隳間必引而陷之其

欲膠固之雖王公大人立可親也初蕭昊以賊下獄

温深竟其罪後為萬年縣丞昊拜京兆尹温見昊於

高力士策乃與之相結為膠漆之交引為法曹而薦

於林甫温之進也反以昊力舊傳云昊為河南尹有

大

事京臺差温推詰堅執不捨及温選灵已為京兆尹一唱萬年尉即就其官人為危之今參取二書用之

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吳薦温於林甫林

甫得之大喜温常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

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奭為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

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唐御史臺主簿從七品

檢稽失兼知官厨及黃卷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

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以鐵劫束物曰鉗鉗其廉翻秋

七月壬午册韋昭訓女為壽王妃八月壬寅册楊太

真為貴妃考異曰統紀八月册女道士楊氏為貴妃本紀甲辰唐曆甲寅今據實錄壬寅贈

太真妃文玄琰等官甲辰甲寅皆在後恐同妃在贈官前新本紀亦云八月壬寅立太真為貴妃今從之

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其叔父玄珪為光祿卿從

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從才用翻下之從同銛息廉翻錡渠

綺翻又魚綺癸卯册武惠妃女為太華公主命錡尚

之考異曰實錄舊傳皆以銛錡為再從兄國忠為從祖兄然則從祖亦再從也推恩之時何以及錡

錡而不及國忠新傳謂之宗兄唐曆以銛為玄琰之子借使非子比於國忠必應稍親今但謂之從兄舊

傳云錡為侍御及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

楊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釗音昭行為宗黨

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自歸新政

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新都縣漢屬廣漢郡梁置始康郡西魏廢郡隋開皇

十八年改新都曰興乘尋廢縣唐初復置屬蜀郡武德四年分南郡相如二縣置新城縣尋避隱太子名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三十五 玄宗

改曰新政時楊玄琰卒於蜀卒子釗往來其家遂與

其中女通中讀鮮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

智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為采訪支使唐曆云為

節度巡官按顏真卿所作仲通碑見存云為采訪支

使今從之唐采訪節度等使幕屬有判官有支使

有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等宋朝始定制書記支使

使不得並置有出身者為書記無出身者為支使委

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

援必為李林甫所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

能為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

蜀人未嘗遊上國恐敗公事今為公更求得一人因

言釗本末兼瓊引見釗儀觀豐偉言辭敏給從干容

偽翻敗補邁兼瓊大喜即辟為推官往來浸親密乃

使人獻春綵於京師將別謂曰有少物在郫少詩沼

自漢以來屬蜀郡九域志郫縣在成以其一日之糧

子過可取之釗至郫兼瓊使親信大齋蜀貨精美者

遺之遺于可直萬緡釗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

歷抵諸妹以蜀貨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時中女

新寡釗遂館於其室中分蜀貨以與之於是諸楊日

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樗蒲引之見上館古玩翻譽音

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唐制中書門下省官皆供奉

謂之仗內供奉隨翰林院官班者謂之翰林供奉改金

奉官謂之內供奉又有朝士供奉禁中者

唐制中書門下省官皆供奉

謂之仗內供奉隨翰林院官班者謂之翰林供奉

吾兵曹參軍 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

運使韋堅為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

矜代之陝失冉翻使曉更翻 考異曰舊食貨志堅

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昵尼 質翻及

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相息 亮翻又與李適

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惡烏 路翻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

殺公主以叛數所角翻下欲數數徵同 祿山討破之

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于石堡城為虜

所敗副將褚誦戰死敗補邁翻誦直廉翻 考異

冬十月甲午安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北平郡 平州遂命

立廟又奏薦奠之日廟梁產芝通鑑不諱怪而書安 祿山飛鳥食蝗廟梁

產芝之事以著祿山之欺罔明皇之昏蔽丁酉上幸驪山溫泉 上以

戶部郎中王鉞為戶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鉞戶 公翻

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

租庸六歲而更更工 簡翻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

牒貫籍不除貫籍本貫 之籍也王鉞志在聚斂斂力 贍翻以有籍

無人者皆為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

通鑑卷三十五

唐紀三十一 玄宗 臣

始利

匿收又使 根通弊也

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

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唐有左藏右藏藏藏徂浪翻

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官中

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時丁呂翻上

以鉶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鉶務為割剝以求媚中外

嗟怨丙子以鉶為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

禁中專掌樗蒲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彊明日好度

支郎唐度支郎掌判天下租賦多少之數物產豐約

皆量其貴賤均天下之貨以利於人凡金銀寶貨綾

羅之屬皆折庸調以造凡天下用車水陸載運皆具

為脚直輕重貴賤平易險澁而為之制凡天下邊軍

有支度使以計市資糧伏之用每歲所費諸楊數徵

此言於上徵讀又以屬王鉶鉶因奏充判官屬之

十二月戊戌上還宮還自溫泉宮還從

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

節度使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

金礦華戶化翻西山記曰太華之山削成而采之可

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

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

帝製華嶽碑曰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

暉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寐寐靈嶽盼響神文

林甫知此旨故以誤適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

之而陷之王于况翻

可對伏獵  
侍郎

開礦李林  
甫尚不肯  
為

甫為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

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

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惡鳥路翻初太子之立

非林甫意事見二百十卷林甫恐異日為已禍常有

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

為忠王友見二百十三卷時破吐蕃人獻捷見林甫

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吐從暇入

聲因見賢編翻問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

古覓翻去羌呂翻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

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景龍觀在長安城中崇仁坊中公高士廉宅西其左金吾

其事以為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奏堅與

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將即亮翻暱凡質翻下遐嫁翻

林甫使慎矜與御史中丞王鉉京兆府法曹吉溫共

鞫之考異曰舊林甫傳云林甫潛令慎矜伺堅隙

奏上慎矜傳云銜恨之林甫亦憾焉二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

顯其罪癸酉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縉雲

郡本括州永嘉郡元年更郡名惟明以離間

君臣間古貶播川太守播川郡仍別下制戒百官

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

小人相傾乃其本色而意在專政危嗣可誅也

干進者君父之所忌故曰無有作威作福福不可作况惡乎

通鑑卷二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 玄宗

守邊

事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  
 爭賣馬於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少詩唐兵益  
 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  
 之復扶其軍亦壯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  
 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  
 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吐從職入夏四  
 月癸未立奚首逆固為昭信王契丹酋楷洛為恭仁  
 王首慈古翻巴亥制自今四孟月皆擇吉日祀天  
 地九宮 韋堅等既貶左相李適之懼自求散地散  
 但庚寅以適之為太子少保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

士大夫廉恥可見

雲嘗盛饌召客

雲文甲翻饌客畏李林甫竟日無

一人敢往者

同平章事

後魏置崇玄署掌僧尼道士女冠隋以崇玄署隸鴻臚唐置諸寺觀監隸鴻臚每寺

相府系佞抱案書名起于希烈

觀有監一人貞觀中廢寺觀監上元二年置漆園監尋廢開元二十五年置崇玄學於玄元皇帝廟天寶元年兩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員二載改崇玄學曰崇玄館博士曰學士助教曰直學士置大學士以宰相為之領兩京玄元宮及道院 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川神

仙符瑞取媚於上

李林甫以希烈為上所愛且柔佞

易制

易以故引以為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

給唯諾

唯于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

平無事已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三十一

唐



成案請希烈書名而已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乙亥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為戶部尚書諸楊引

之也 秋七月丙辰救流貶人多在道逗留自今左

降官日馳十驛以上上時是後流貶者多不全矣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

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服器珍玩嶺南

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廣陵郡揚州長知兩翻以所獻

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為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

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元

作室自外至者見其門楣宏敞則為壯觀言楊家因生女而宗門崇顯也或曰門以楣而撐柱言主女能

撐柱門 如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自蘇軾諸人皆

云此時荔支自涪州致之非嶺南也比至長安色味不變白居易曰荔支生巴峽間

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柔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瓢肉潔

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四日外色香味

盡去至是妃以妬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鈺之第悍

罕翻又是日上不憚比口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

橫被捶撻比必利翻及也稱尺證高力士欲嘗上意

請悉載院中儲侍從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

賜之侍直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

而入唐六典城門郎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闔之節承天門擊曉鼓聽擊鐘後一刻鼓聲絕皇城

門開第一蓼蓼鼓聲絕宮殿門開夜第一蓼蓼鼓聲  
門開第二蓼蓼鼓聲絕宮殿門開夜第一蓼蓼鼓聲  
絕宮殿門開第二蓼蓼鼓聲絕宮殿門開夜第一蓼蓼鼓聲  
門皇城門閉其京城門開閉與皇城門同刻承天門  
擊鼓皆聽漏刻契契至夕擊待漏刻所牌到鼓聲乃  
絕凡皇城闔門之鑰先酉而出後戌而入開門之鑰  
後丑而出夜盡而入京城闔門之鑰後申而出先子  
而入開門之鑰後子而出先卯而入若非其時而有  
命啓閉則詣閣覆奏奉旨合符而開闔之殿門及城  
門若有勅夜開受勅人具錄須開之門宣送中書門

下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將作少匠韋蘭

兵部員外郎韋芝為其兄堅訟寃 且引太

子為言上益怒太子懼表請與妃離昏乞不以親廢

法丙子再貶堅江夏別駕江夏郡鄂州舊志鄂州京

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為朋黨後數日堅

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

太守嗣薛王瑊貶夷陵別駕睢陽太守裴寬貶安陸

別駕河南尹李齊物貶竟陵太守臨封郡本封州廣

宜都郡袁州巴陵郡岳州夷陵郡峽州安陸郡安州

竟陵郡本復州沔陽郡元年更郡名舊志封州至京

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岳州二千二百三十七里

峽州一千八百八十八里安州京師東南二千五百

一里復州一千八百凡堅親黨坐流貶者數十人斌

安石之子瑁業之子堅之甥也瑁母亦令隨瑁之官

韋安石事武后中睿 冬十月戊戌上幸驪山溫泉

三朝業上之弟也 贊善大夫杜有鄰唐贊善大夫

十一月乙巳還宮 正五品上掌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折而邑不能用林甫又奏

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

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希奭既殺李邕於

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御史所過沿路郡縣給驛

李適之憂懼仰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

奭已至即自縊希奭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怖

布寬向希奭叩頭祈生希奭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

之子雲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雲杖死於

河南府給事中房琯至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琯融

之子也房融見二百七卷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

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使疏收繫綱典船夫溢於

牢獄十船為一綱以吏為綱典徵剝逋負延及鄰伍

皆裸露死於公府裸部至林甫薨乃止 丁亥上享

太廟戊子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制免百姓今載

田租又令削絞斬條上慕好生之名故令應絞斬者

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又令天下為嫁

母服三載載子亥翻奸呼到翻上欲廣求天下之士

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

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瞶瞶五恐有俚言

汚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玄宗 天

失刑

失刑

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監古取名實相

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

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戊寅以范陽平盧節

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

自稱腹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其將劉

駱谷留京師訶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黠下八翻訶

候何也 或應有牋表者駱谷即為代作通之歲獻俘虜

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畜許不絕於路郡縣疲於

遞運祿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詖諧上嘗戲指其

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

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

拜趣讀曰促祿山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

何官朝直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

者也祿山曰臣愚癡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

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

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為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

雞障障坐障也畫金雞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簾以

示榮寵卷讀曰捲命楊鈺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叙兄

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

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

築雄武城

悅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相亮翻息忌

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蘇州廣漢川有雄武

軍大貯兵器貯丁翻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

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

之為王忠嗣得罪張本先悉薦翻夏四月忠嗣固

辭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冬十月己酉上幸驪山

溫泉考異曰舊紀唐曆皆作戊申今從之改溫泉宮曰華清宮 河

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

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兵馬使節鎮

翰父祖本突

哥舒翰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

騎施別部酋長西突厥五弩失畢有哥舒闕俟斤光

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開元初李楷洛皆以勇略為

忠嗣所重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列為之副倨慢不

為用翰槌殺之軍中股慄槌則瓜翻累功至隴右節度副

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獲戶郭翻無能禦者

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

夾擊之斷音短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復扶上

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石堡城陷見上卷忠嗣

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

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

待重

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

兵取石堡城請將即亮翻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

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

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唐中世以

前率呼將帥為大夫白居易詩所謂武官稱大夫是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

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

肯為之盡力乎為于偽翻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

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物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

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

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

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

中上佐黔中一道皆溪峒蠻徭雜居貶謫而不忠嗣

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

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鄉者恐為大夫之累復

又翻累力瑞翻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

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沮

呂翻撓女教翻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

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武德四年分東平

之濟北郡也天寶元年改曰濟陽郡忠嗣年九歲父

海賓戰死於渭源長城堡帝養忠嗣宮中太子時為

忠王與之遊處魏林先為朔州刺史忠嗣節度河東

朔州其巡屬也故使林譖之以示言有所自來濟子

光弼此言  
亦有古人  
風宜其樹  
立弘遠

唐紀三十一 玄宗

三

禮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朝直委三司

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見賢與語悅之十

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

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西平郡鄯州武

威郡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為上所厚李

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

狎少詩鉷之入臺頗因慎矜推引及鉷遷中丞慎矜

與語猶名之鉷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慎矜奪鉷

職田俱為中丞因併鉷鉷母本賤慎矜嘗以語人語

倨鉷深銜之慎矜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語識書

識楚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

矜於臨汝山中買莊為避亂之所臨汝郡本伊州襄

伊州曰汝州天寶元年會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

慎矜惡之惡鳥以問敬忠敬忠請禳之禳如設道場

於後園慎矜退朝輒躒貫桎坐其中朝直遙朝旬

日血止慎矜德之慎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

之慎矜即以遺敬忠車載過貴妃姊柳氏樓下姊邀

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

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

以慎矜與術士為妖法惡之含怒未發楊釗以告鉷

互相推引為顯官真小人也

自古小人攻小人何足計哉即以君子攻君子猶可為也



銜心喜因侮慢慎矜慎怒林甫知銜與慎矜有隙

密誘使圖之遺于季翻上時掌翻惡烏路翻誘音酉

之內草木流血慎矜大懼問術者史敬思敬思曰禳

之可以免於慎矜後園大陳法事令買桎梏坐於叢

林間以厭之唐曆云敬思本胡人出家還俗涉獵書

傳陰陽玄象慎矜與之善每言天下將亂居於臨汝

山中亦勸慎矜於臨汝買得山莊良田數十頃嘗於

慎矜第夜坐談宴怒婢春草將杖殺之敬思曰七郎

何須虛殺却十頭壯牛慎矜曰何謂也敬思曰賣却

買牛每平耕田十頃慎矜雅厚敬思曰任公收取明

巨至市賣與太真柳氏姊得錢百二十文買牛以

歸柳氏數將春草來往宮中玄宗見其狀貌壯大應

對分明數目之謂柳曰幾錢買得此婢以實對遂留

之玄宗曾晝寢問春草曰汝木何人何以得至柳家

春草曰本楊慎矜婢賣與柳家玄宗曰慎矜豈少錢

而賣你春草曰不是要錢本將殺某敬思救得不殺

所以賣之玄宗素聞敬思名因詰問春草以實對曰

每夜坐中庭或說天文遙指宿曜某亦盡知其言玄

宗忽變色良久後王銜因奏事言引慎矜玄宗勃然

曰慎矜與卿有親更不須相往來銜初內怨慎矜凌

已常隱忍不泄至是覺上意異楊釗先知之以告銜

銜心喜虧恃慢以侵之慎矜尤怒明皇雜錄又曰慎

矜之婢有美者字明珠敬思數日之慎矜即以遺之

兼以囊索甚厚以車送之敬思乘馬隨之路經貴妃

張瑄

失刑

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鞠之太府少卿張瑄慎矜所薦

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釗

隋煬帝孫慎矜隋煬帝之玄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

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釗

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鞠之太府少卿張瑄慎矜所薦

也盧鉉誣瑄嘗與慎矜論識栲掠百端瑄不肯荅辯

瑄音宜掠音亮辯者鞫問之辭令人謂之問頭

乃以木綴其足使人引其枷

柄向前挽之身加長數尺腰細欲絕眼鼻出血瑄竟

不荅又使吉温捕史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温父素善

温之幼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獲温不與交言鎖其

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

戲水在新豐東戲許宜翻

温使吏

誘之曰楊慎矜已款服惟須子一辯若解人意則生

解解戶不然必死前至温湯則求首不獲矣

温湯卽謂會昌時置

會昌縣於温泉宮下首式又敬忠顧謂温曰七郎求

一紙温陽不應去温湯十餘里敬忠祈請哀切乃於

桑下令荅三紙辯皆如温意温徐謂曰丈人且勿恠

因起拜之至會昌

天寶元年改驪山曰會昌山三載以新豐縣去華清宮遠分新豐萬

年置會昌縣是年改温泉曰華清宮治湯井始鞠慎

矜以敬忠爲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林甫危

之使盧鉉入長安搜慎矜家鉉袖讖書入闈中詬而

出曰詬古候翻逆賊深藏秘記至會昌以示慎矜慎矜歎

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丁酉

賜慎矜及兄少府少監慎餘洛陽令慎名自盡敬忠

杖百妻子皆流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嗣

號王巨雖不預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賓安置

南賓

慎餘  
慎名

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三十一 三十一 玄宗

郡忠州本巴郡之臨江縣隋義寧二年置臨州貞觀

造次必於  
是漢字本

十一年改忠州天寶元年改為忠州京師南二

為書別姊慎餘合掌指天而縊 三司按王忠嗣上

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 考異  
曰新傳

李林甫屢白太子宜有謀上云云按林甫  
雖志欲害太子亦未肯自言之今不取但劾忠嗣

沮撓軍功 劾戶繁翻又戶得翻沮在  
呂翻撓奴巧翻又奴教翻哥舒翰之入朝

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

必不冤死如其將喪 喪息  
浪翻多賂何為遂單囊而行三

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冤且

請以巴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

與淚俱上感寤已亥貶忠嗣漢陽太守 漢陽郡  
沔州 李

林煎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庭

之親 掖音  
亦 出入禁闈所言多聽乃引以為援擢為御

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撻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

溫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

釗發之 撻他歷翻擠子  
西翻又子細翻 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垆高力

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聞也 開古莧翻  
考異曰明皇

雜錄云上與李林甫議立太子意屬忠王林甫從容  
言於上曰古者建立儲君必推賢德苟非有大勳於

社稷則惟元子上默然曰朕長子琮往年因獵苑中  
所傷面目尤甚林甫曰破面不猶愈於破國乎陛下

其圖之上微感其言徐思之林甫亦素知其有疾意  
欲動搖肅宗而託附武惠妃因以壽王瑁為請竟以

貞宗

即宋之看  
諫

張垆

肅宗孝友聰明中外所屬故姦邪之計莫得行焉按  
是時志王若未為太子上用林甫之言則琮為太子  
矣安能及瑁翻書林甫傳云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  
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非有大勳於社稷則莫若  
元子帝久之曰慶王獵為豹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  
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此則情理似近然新  
書此事必出於雜錄若太子已立則不當云止與林  
甫議立太子意屬忠王也今雜錄本於所傷字上脫  
為納兩字別本必有之按說文豹獸名無前足此非  
常有之物或者豹字誤為豹字耳事既可疑今不取

築會昌城

十二月壬戌發馮翊華陰民夫築會昌城置百司

華陰郡華州馮翊郡同州華戶化翻

王公各置第舍土畝直千金癸亥

上還宮丙寅命百官闕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

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朝直遙翻百司

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

李岫

謁者林甫子岫為將作監唐初曰將作人匠龍朔改曰繕工監光宅改曰營繕

監神龍復曰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

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

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

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土民

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

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

避居則重關復壁處昌昌翻樂音洛先悉薦翻騶則尤翻從才用翻騎奇寄翻下同重

直龍翻以石甃地甃則又翻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

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初

高仙芝

奇功

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

麗力知翻

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

騎射

驍堅堯翻

節度使夫蒙靈登屢薦至安西副都護都

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

小勃律去長安九千里而羸距吐蕃贊普牙三千里妻七細翻

及其旁二十餘國皆

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

仙芝為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

將即亮翻

自安西行百

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為三道

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所居三道一

由北谷道一山赤佛道仙芝自山窺密道自護密勒城南至小勃律國都五百里

期以七月

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

連雲堡南山非

有兵近

萬人

近其斬翻

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柵如雨

仙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為陌刀將

礮匹貌翻柵虛

杜佑曰柵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唐六典武庫分掌兵器辨其名數以備國用刀之制有四曰儀

刀曰障刀曰橫刀曰陌刀儀刀蓋古斑劍之類宋晉以來謂之御刀後魏曰長刀皆施龍鳳環至隋謂之

儀刀裝飾以金銀羽儀所執障刀蓋用以障身以禦敵橫刀佩刀也兵士所佩名亦起於隋陌刀長刀也

步兵所持蓋古之斬馬劍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

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

日舊嗣

業傳云天寶七載今從實錄及封常清傳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

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

邊令誠時為監

軍使疏

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城

羸倫復

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

復扶

前有阿弩

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為阿

弩越城守者迎降降戶江翻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

藤橋已斫斷矣娑夷水即弱水也小勃律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娑素

禾翻其水不能勝草芥勝音升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

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

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

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走音奏第呼

出取繒帛糗敕賜之繒慈陵翻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

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

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

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

已無及矣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暮年乃成八月仙

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

邊令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奏捷狀於京帥使疏吏翻至

河西此河西白馬河西也白安西西出柘厥關度白馬河夫蒙靈詈怒仙芝不

先言已而遽發奏一不迎勞一猶言一切也勞力到翻罵仙芝曰

噉狗糞高麗奴噉徒濫翻又徒覽翻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

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擅奏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

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罪邊令誠奏仙芝深入萬

里立奇功今日夕憂死

寧管不效

邊令誠

通鑑卷之三十三



